

##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历史原因

谢清溪

1991年12月21日，前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了持续近70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全面解体。从1988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要求更大的经济和政治自治”给联盟蒙上阴影开始，到1991年9月苏联正式承认三国独立为止，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在苏联的解体过程中一直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三国率先脱离联盟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一直受沙俄帝国的统治。1917年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巩固革命的胜利果实，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于1918年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包括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在内的大片土地被割让给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纷纷摆脱德国的控制在1918年2月和11月相继宣布独立。1918年11月底至12月中旬，三国先后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尽管苏俄政府对新成立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给予了大力援助，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存在多久。1919年1月，爱沙尼亚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绞杀了苏维埃政权，5月，拉脱维亚的苏维埃遭到同样的命运，8月，立陶宛也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早在1917年，列宁在谈到关于民族问题时就說：“必须承认俄国境内一切民族有自由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否认这种权利和不设法保证这种权利的实现，就等于拥护侵略政策或兼并政策。”<sup>①</sup>因此1918年12月7日，苏俄人民委员会宣布通过承认爱沙尼亚独立的法令，22日通过承认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独立的法令。1919年8月20日，协约国暂时承认它们的独立，但说要由国联作出最后决定。

1919年8月31日，苏俄同爱沙尼亚在普斯科夫进行和平谈判，但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他们对苏俄进行封锁）的阻挠，谈判被迫中断。1919年12月5日，双方在尤尔耶夫（塔尔土）继续进行谈判，于1920年2月2日在尤尔耶夫签订了和平条约，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苏俄宣布“承认爱沙尼亚的独立，从而使和平得到保证”<sup>②</sup>。1920年7月20日和8月25日，苏俄分别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签订和约，苏俄“无条件地承认了它们的独立和主权。”<sup>③</sup>1923年国际联盟承认既成事实，正式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为三个独立的国家。1926年9月28日立陶宛总理兼外交部长斯勒哲维奇斯在莫斯科和苏联签订了友好中立条约，“双方相互尊重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并且在另一方受到侵略时保持中立。”<sup>④</sup>1927年3月9日，苏联和拉脱维亚也签订了同样的友好中立条约，1933年7月，苏联利用在伦敦参加国际经济会议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6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4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44页。

④ 让·巴提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的时机先后与三国签订了关于侵略定义的公约，公约第五条明确规定“其陆海空军未经另一国政府允许或者违反此种允许之条件，包括逗留时间和扩大逗留范围，在该国登陆或进入该国境内者”<sup>⑤</sup>为侵略。

1939年8月23日，里宾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宫和莫洛托夫“友好地”签署了三项被中国史学界称为旨在粉碎英法“祸水东引”阴谋的文件：一项贸易协定，一项友好合作、互不侵犯的公开宣言，一项秘密议定书。尽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客观上为德国进攻波兰扫清了最后障碍，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在苏联争取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签订的。早在1938年4月苏联就曾提出英法苏三国结盟的建议，但由于英法缺乏诚意，以及张伯伦“对俄国怀有最深刻的不信任”，<sup>⑥</sup>并以“宁愿辞职也不愿同苏联结盟”<sup>⑦</sup>的态度拒绝了。苏联为了不使自己成为英法绥靖政策的牺牲品，被迫作出同德国签订和约的选择。无疑，从某种意义上说仍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它使苏联获得一段和平建设时期。

然而，苏联和希特勒所签订的《秘密协定书》就很难让人产生善意的理解了。在这个秘密议定书中，“苏德把东欧分成两个势力范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维斯杜瓦河以东和比萨拉比亚留给苏联，立陶宛、波兰维斯杜瓦河以西仍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每一方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享有行动自由”<sup>⑧</sup>。需要指出的是：立陶宛在这个秘密协定书中并没有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是在德国的管辖之下，但是苏军在占领立陶宛时为什么面对强大的德国仍肆无忌惮呢？关于这一点，苏德之间，显然有一笔秘密交易。

1939年9月，希特勒对波兰发动“闪电”突袭成功后，苏联根据德苏条约的决定，一面派苏军从东面进入波兰，另一面又同希特勒开始了讨价还价的谈判。在谈判中，斯大林要求希特勒把立陶宛划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而作为报偿，苏联将同时把卢布林和东华沙划归德方面”，<sup>⑨</sup>希特勒为获得进攻波兰的条件，对斯大林提出的帐单如数照付。于是，斯大林用已经被德国攻占的两个波兰省轻易地从希特勒那里换得了在立陶宛的“自由行动权”。苏联立即利用这两个秘密议定书于1939年9月28日、10月5日、10日强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它签订了互助条约，取得了在那里建立海军基地、航空基地以及苏联人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领土上驻扎军队的权力，开始了对波罗的海诸国的变相吞并。后来，三国政府在有关在这些国家内驻防苏军的数量、范围、日期等问题上同苏联政府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至使三国和苏联之间关系不断恶化。1939年底，苏芬战争爆发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甚至把自己的“志愿军”派到了芬兰。1940年5月和6月间，三国敌视苏联的情绪进一步高涨，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不断发生绑架和殴打苏军的事件，苏军士兵也屡遭杀害。<sup>⑩</sup>而这一切都为苏军出兵三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客观理由。

⑤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页。

⑥ 法林：《尼维尔·张伯伦传》（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伦敦1946年版，第603页。

⑦ 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6页。

⑧ 《德国外交文件汇编》第7卷，第247页。

⑨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875页。

⑩ 参见《消息报》，1940年5月30日。

1940年6月,当希特勒正忙于指挥征服西欧的战事时,斯大林于6月14日和19日,先后向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发出了限9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要求它们的政府辞职,逮捕它们的一些主要官员,在各国成立并非口头上而是实际上能按照互助条约(1939年9月签订)忠实履行义务的政府。<sup>⑩</sup>同时苏联政府声明“增派一定数量的苏军驻扎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境内”,<sup>⑪</sup>并派遣杰卡诺索夫、维辛斯基、日丹诺夫分别出使三国以进行监督。苏联此举的理由很简单:一、“苏联红军受到波罗的海国家居民的威胁”;<sup>⑫</sup>二、“结束英法企图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散布的德苏间的不和和不信任而进行的一切阴谋;”<sup>⑬</sup>三、“保证苏联与这些国家分别签订的互助条约得以实施。”<sup>⑭</sup>尽管三国政府接受了这些最后通牒,但莫斯科还是认为它们的接受“不能令人满意”。于是苏军开进了三国。在苏军的强大压力下,6月17日,立陶宛成立了以著名政治家尤斯塔斯·帕列茨基斯为首的新政府;6月20日,奥古斯特·基尔亨施坦教授领导了新拉脱维亚人民政府;6月21日,爱沙尼亚建立了以诗人约翰里斯·马列斯为首的人民政府。7月14日至15日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议会及爱沙尼亚的国家杜马举行选举。7月21日,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宣布恢复苏维埃政权。7月21日至22日,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议会和爱沙尼亚国家杜马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申请,要求接纳这些国家加入苏联。然而以上那种被人称之为“可能是一场弄虚作假”<sup>⑮</sup>的公民选举到底有多大程度上的真实和自愿性呢?“完全撤走驻扎在自决地区的军队是保证实现民族自由自决权的先决条件。”<sup>⑯</sup>可是有资料表明,当三国进行公民投票时,驻扎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苏军“可能已增加到9万”。<sup>⑰</sup>1940年8月3日、5日、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分别将三国“接纳”并入苏联版图,从而完成了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彻底的“真正的合并”。<sup>⑱</sup>

“我们即使在小事情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的态度,都会完全违背自己的原则立场,完全违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原则立场”。<sup>⑲</sup>苏联1940年6月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合并,在反法西斯侵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对苏联加强边境防御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苏联提出的一些出兵理由以及在作法上对三国提出最后通牒,进行武力威胁,都表现了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立场,正是这种“大国沙文主义”为今天三国脱离苏联埋下了灾难性的祸种。因此当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偏离社会主义轨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理论主导苏联的时候,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率先要求脱离联盟,从历史原因上讲,也就不足为奇了。

⑩ 参阅《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510—513页。

⑪⑫ C·A·戈尼昂斯基等著:《外交史》第4卷(上),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69页。

⑬ 让——巴提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下册,第294页。

⑭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9卷,第599—600页。

⑮ 吴舍德:《罗斯福和霍布金斯》下册,商务出版社1980年版,第338—339页。

⑯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27页。

⑰⑱ 让——巴提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下册,第294、295页。

⑲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4页。